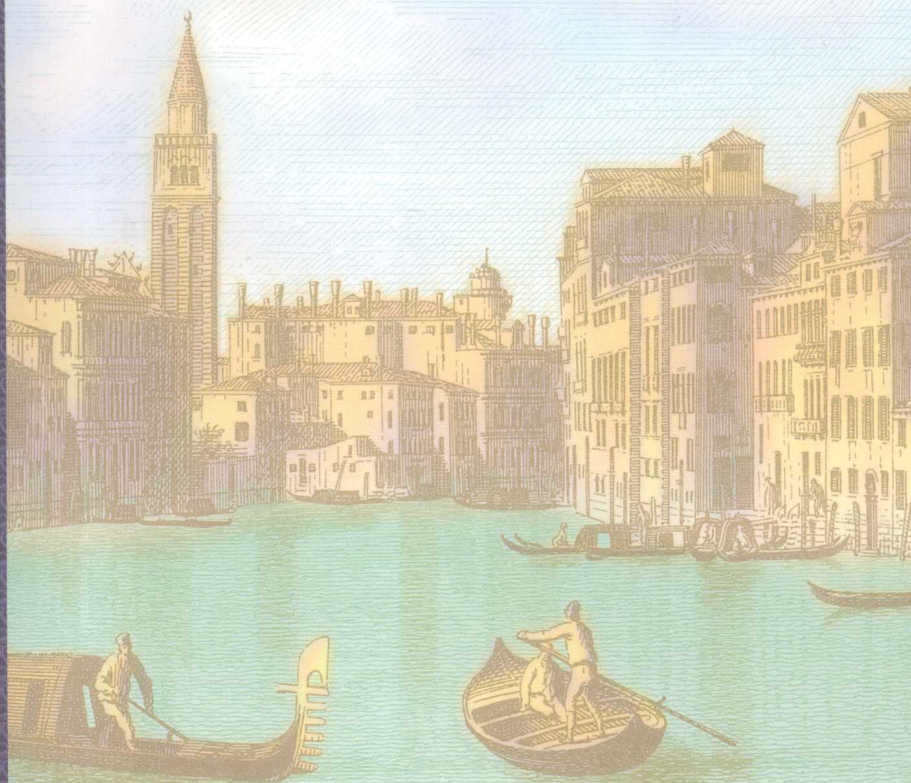


得意忘言

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

李爽学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得意忘言

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

李爽学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 / 李爽学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
ISBN 978-7-108-02710-8

I. 得… II. 李… III. 汉语—翻译—文集 IV. H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677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宁成春 范昊如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12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自序

打从略识文字以来，我就懵懵懂懂开始做着作家梦。这种永生的文字追求，我似乎从未放弃过。小时候，我想当诗人，及长，我写过小说与小品文，十足是个“文艺青年”。不过等我人事稍通，作家梦就复杂起来了。大学后期，台湾经济尚非顶好，我屈指一算，当职业作家必定饿死，而最糟糕的是那时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有创作的慧根。“文艺青年”似乎只能算贴金。我走上学者之路，常聊以自嘲的是：“学剑不成，只好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决定肩挑两担，以学者和作家这双重身份自期于未来。

孰料世事无常，我创作的东西屡投屡退，台北那些后来变成好友的编辑，大概都不知道未称莫逆前，他们都退过我的稿子。生命的转折点果真是“学剑不成，只好读书”，我继而自然而然地就写起书评来。我写得很早，第一篇在报刊上发表的，怎么也想不到是二十几年后曾一度担任敝所所长的诗人杨牧的文集。书评写多了，居然也写出兴趣来，作家或教授朋友因此常以为我的学术专长是现代文学。研究所我实则专攻英美文学，博士我念的则是比较文学，而且做的还是文学和宗教的跨学科研究，所以我早先在英文系任教，故此也有人以为我长于西方文学。读完学位后我固然在英语研究所也开过课，不过因

为在翻译研究所专职过一年，所以以译学家相知的朋友一样多。最后我进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文系的朋友当然又引我为知己了。总之各种和文学相关的学术身份我不缺，就是没人当我是搦管创作的“作家”。

如此“行情”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少年心愿未了，遗憾不免。所幸下笔谋篇，套句胡适之先生的话，我没有一篇文章“不花力气”，草率者几无。学问上由西徂东，我惭愧的是兴趣多到两边摆荡，人以为“博”，我则以“驳”——“驳杂”的“驳”——自批。书评累积多了，当然有编辑邀稿，指定我另辟蹊径，开专栏抒发性情，而且各有所托：有的希望我臧否人物、月旦作家；有的则期待我谈谈翻译，比较中西文学或文化。如今回想起来，除了字数限制常让我徒呼负负外，专栏我写来或可算称职，从中还学到不少东西。这一生我不敢奢想会有什么丰功伟业，尚可自负的是未曾离开少时立志的文字，于阅读或著、译也未曾须臾离。

就书评而言，我写过的不止百万字，褒贬过的书籍两岸三地皆有，也有东西两洋的作家所著者。零总加来，恐怕超过四百本。写英文，我不得不敲打键盘，但即使今天身处计算机时代，我还是不愿意放弃手写之乐，“下笔”依然用光“笔”，可谓“笔记一生”了。我出版过书评专集，也写过正经八百的学院专著，同时又译出多种学术著作，而且优游于其间，其乐不下于写作。

然而话说回来，迄今让我写得最“痛苦而又快乐”者，莫过于读者眼前这本多数是专栏精挑出来的小书。专栏我写得“苦”，因为每周得见报，少者一篇，多者两三篇，故而在正业外，我几乎天天要为题材而绞尽脑汁，为时间不够而不眠不

休。专栏也给我不少“乐”，因为自从我确认一无风花雪月的才情与才华后，日子唯有读书、写书和教书三者，暇时则睥睨文坛、学术界或举世的社会，对各种现象品头论足。不论哪一种行为，我通常看了心里都有话要说。有时说的是一条不足以铺陈为长文的小资料，有时是阅读心得的积淀，人生我亦常心有所感，不得不发而为文。总之，胸中有块垒，不浇心不安。所以写专栏除了整理思绪，讨论问题，同时也是我防止自己闷闷不乐的良方。当然，写得好或坏，知我罪我，我只能期诸博雅的读者诸君。

本书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台湾副刊界的陈义芝、林黛曼与蔡素芬三位好友是催生者，不能不再谢他们提携奖掖之忧。书名《得意忘言》乃三联书店的冯金红小姐所赐，一语说中我常称专栏系“字数的艺术”的内蕴，高谊可感。三联书店的曾诚先生职司编务，逐文逐句阅读外，又帮我汰冗补阙，劳苦功高，但愿秃笔足以言谢。书名虽曰《得意忘言》，最后我不免仍得再言一二：一感谢恩师余国藩与孙康宜两位教授不时批评与指正，二则要向内人静华、小女蝶衣及犬子沁腾铭感者再。走出教室，我通常就进入研究室：感谢她们谅解我给全家带来乏味的生活。

李爽学 谨识

二〇〇七年二月·台北南港

目次

自序.....	I
---------	---

辑一·翻译

翻译与神意.....	3	直译与意译.....	47
翻译与权力.....	6	一字之差.....	50
烟丝披里纯.....	9	诗人翻译家.....	53
翻译与国家文学.....	12	历史即翻译.....	56
翻译神学.....	15	故事新编.....	59
译学诡论.....	18	道德剧.....	62
原作之死.....	21	新译莎士比亚.....	65
重译.....	24	【翻译二三事】	
原文.....	26	新译《金瓶梅》.....	68
远方果然有歌声.....	29	希腊戏剧的译与注.....	71
翻译是学科?.....	32	翻译与隐喻.....	74
欧化体.....	35	原文与重译.....	77
翻译与文体.....	38	译事三难.....	80
【翻译二三事】		【翻译二三事】	
新译乔叟.....	41	翻译的标准.....	83
再谈翻译与文体.....	44	翻译盲点.....	86
		译品.....	89

得意忘言.....	92	梁实秋的翻译.....	105
翻译逗号.....	95	方言.....	108
雨果和刚果.....	98	变装.....	111
从《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	
谈起.....	101	“Dragon”?.....	114

辑二·文学

讲故事的艺术.....	125	云雨.....	169
正典.....	128	性别与文类.....	172
【文学二三事】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175
想象的共同体.....	131	子弹.....	178
说寓言.....	134	街谭巷议.....	181
历史诗学.....	137	梦土上.....	184
弗洛伊德的儿女.....	140	解构庄子.....	187
全集.....	143	海洋文学.....	190
【文学二三事】		李伯大梦.....	193
台湾文学与世界传统....	146	沉默的喧哗.....	196
伊果顿效应.....	149	散文死也未?.....	200
姑妄信之.....	152	儿童文学的成人意义....	203
【文学二三事】		【文学二三事】	
后设小说.....	155	西游新谭.....	206
神话诠释学.....	157	铁汉柔情.....	210
离散.....	161	【文学二三事】	
怀念萧莎.....	165	重访幽黯国度.....	212

【文学二三事】	
远离非洲.....	214
有梦最美.....	217
【文学二三事】	
又见大亨，又见大亨...	220
【文学二三事】	
埃德蒙·威尔逊.....	223
编辑考古学.....	226

受想行识.....	229
南泉斩猫.....	232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235
美丽与哀愁.....	239
小襟人物.....	242
拒绝融化的残雪.....	245

辑三·文化

子不语.....	251
修辞立其诚.....	254
远西陪臣.....	257
书评家.....	260
柏拉图式恋爱.....	263
古典研究与外文训练.....	266
祖先的神话.....	269
断代.....	272
数字会说话.....	275
时间的战争.....	278
原形.....	281
西学为用.....	284
宁静革命.....	287
圣人满街走.....	290

亚文提诺的早课.....	293
普通话.....	296
谈天.....	299
圣人·笨伯·诗人.....	303

【文化二三事】

中国读书人——怀念刘守宜教授 (康士林撰 李爽学译)...	306
砍头.....	310
衣柜里开展的幻域.....	313
星条旗下的暗巷教父.....	316
郑和的族裔.....	319
新说文解字.....	322
记忆与忏悔.....	324
彩券吃人.....	327

文人无行.....	330	年度小说选.....	355
倩书做媒.....	333	永远的台北人.....	359
黄昏的故乡.....	336	诠释与乱世.....	362
情天欲海.....	339	理论一言堂.....	365
没有故事的岛屿.....	342	说标准.....	368
文学史·副刊·市场.....	345	文学奖与我.....	371
人生欢乐识字始.....	348	【文化二三事】	
耶鲁的秋色.....	351	替缪斯加冕.....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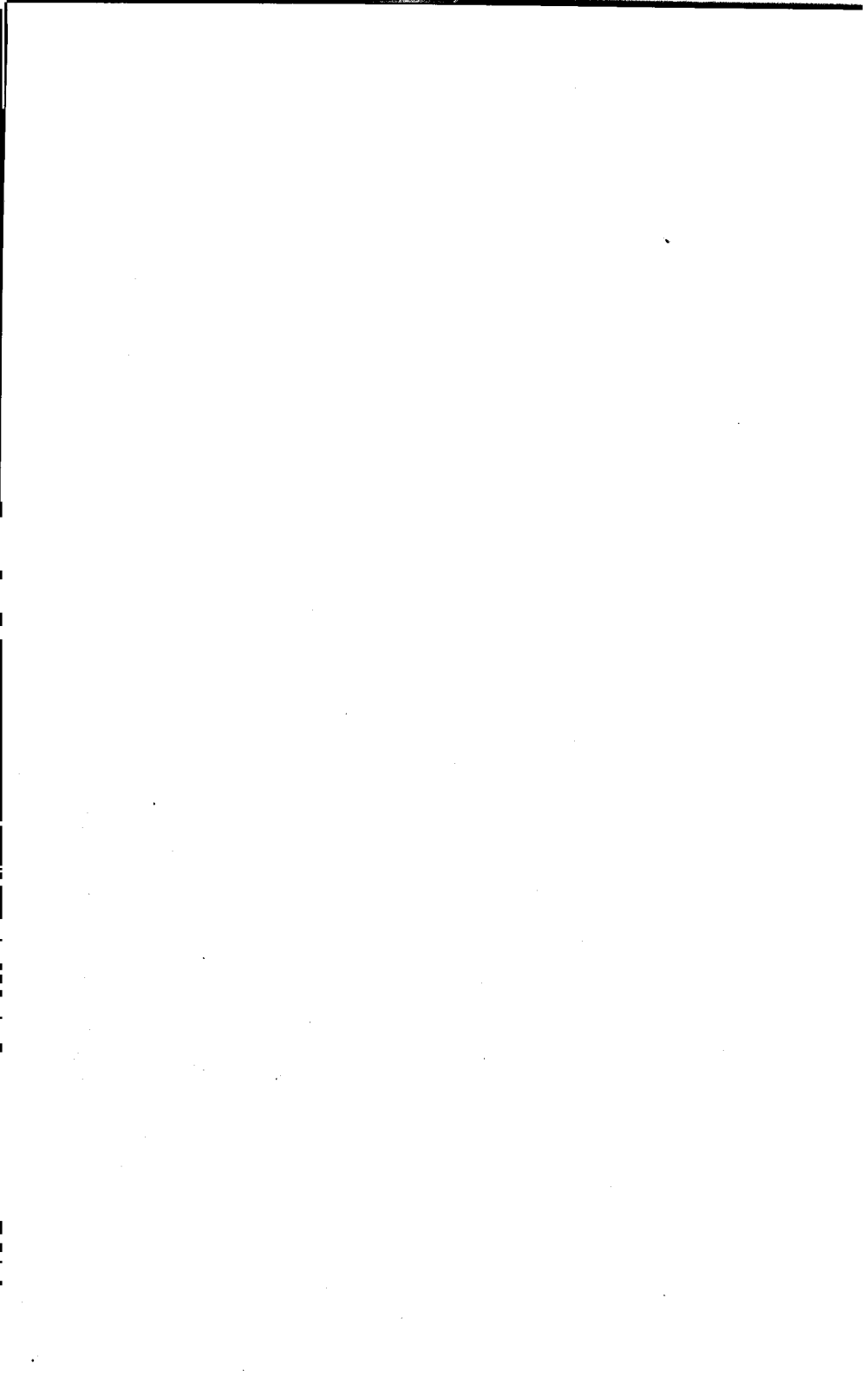
辑

一

•

翻

译



翻译与神意

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所造。我最近颇读了点当代理论家讨论翻译和性别关系的著作，发现《旧约》里的这段经文女性主义者早已从翻译的角度加以检讨。她们质疑把翻译比喻成为肋骨的传统之见，也质疑亚当才是上帝“原作”的论调。因为这个逻辑若可推衍成理，翻译家原本吃瘪的身份会更为不堪。夏娃既然是亚当的从体，译家理所当然也会是附庸。

翻译之所以为翻译，我忝为教学与实践者，稍有体会；女性主义者反对“肋骨说”，我也深有同感。“肋骨”当然是比喻，柏拉图的“三度隔离说”系其西方的源头。这位希腊哲人认为凡属模仿者都失真，工匠据理式（eidos）所制造的桌子如此，画家据桌式所绘是如此，而诗人所吟所唱也是如此。在这个逻辑下，翻译就变成第四度的模仿，乃原作替代品的替代品的替代品。话说回来，此中我略感疑惑的是：模仿既然都是“失真”，那么诗人的“罪”和译家的“罪”当真有等级甚或天渊之别？这个问题若可否定，则“原作”和“译作”其实关系对等，世人不必厚彼薄此。

以前我不甚注意七十子本的《旧约》，最近倒发现在武加大本《圣经》出现前，这部希腊文译作的权威经常高过希伯来

文“原作”，正可为上述浅见“另”下注脚。公元前285年，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召集了七十二位饱学之士在亚历山大著称于世的图书馆里译经。三十九年后书成，随即通行于希腊化世界。七十子译体古朴，译文力求精确，历来都奉为圭臬。但是1世纪的犹太解经学家费洛（Philo）却另有看法，以为七十子的成就殆因上帝感召所致。在宗教传统里，“感召”二字神圣无比，基督徒不常说《旧约》乃经神启而由写经人形诸文字的吗？尽管如此，在柏拉图的理性系统里，“感召”仍然是模仿。这一点，教徒当然听不进去，《旧约》他们照信不误。然而教徒所“信”者与其说是文字，还不如说是其中“神的权威”。这是信仰的本质，也是七十子本《旧约》抬头的主因。费洛生前系学界领袖，他的“感召说”后有天主教的奥古斯丁发扬光大，不啻表明“译本”无异于“原本”，因为彼此都是神启与神意的结果，乃“权威”的化身。

七十子本《旧约》的成书故事，明末就经耶稣会士艾儒略传进中国，后来译武加大本《圣经》的圣杰鲁姆也有类似的经验，说明“神意”像民意，都可以“更新”，都是以“新”为重。那么七十子译本所处之世益发重要。“感召”乃上帝二度或三度显灵而降临，当然是救赎史上最新的神意。新译和“第一原本”果然有别，说不定就是上帝心意改变的结果，所以后来居上反而变成了那所谓“第一原本”。“三度隔离说”在这里略显滞碍难通。

由是观之，我反倒觉得译作和原作不仅可以相提并论，更可能会把“原作”颠覆成为另一种“译作”。单德兴博士尝发议论，说斯皮瓦克英译的《文字科学论》似有凌驾德里达法文原作的倾向。单博士所论甚是：对多数世人来讲，《文字科学论》

的江山确实是斯皮瓦克打下来的，不是德里达用自己的母语挣来。

翻译必需假手神意，最大的启示还是《旧约》译者和荷马的会通。《伊利亚特》等古典史诗首要的书写成规是“呼神式”，吟游诗人藉此唱出诗篇，如痴如醉。呼神式所求者不过是今人所谓的灵感，可是柏拉图却称之为“神灵附体”（inspiration）。这不啻说荷马所吟所唱乃缪斯“感召”的结果，简直就是疯言疯语的表现。《理想国》没有正式谈及翻译，但我们可以想象：柏拉图如果知道七十子译本的权威乃建立在神的“感召”之上，那么他一定也会把译家判为觊童之属。荷马都得踢出理想国了，柏氏的乌托邦怎容得下《旧约》的译者？

翻译可否托身理想国其实不打紧，重要的是圈子这么绕下来，我们发觉七十子居然可以和荷马平起平坐。双方即使共享“模仿家”的“恶名”，柏拉图显然也会因其具有高度的同构型而一视同仁。这就对了，柏拉图的名气虽大，可还有亚里士多德和他分庭抗礼。一本《诗学》反转了柏拉图的诗学，一句“普遍性”也为“模仿”的本质大翻其案。亚里士多德以后，世人不再视荷马为疯子，那么至少从“译经”的角度看，我们更应该推翻“肋骨”之讥，把秉承神意的译家提升到希伯来传统珍视有加的“先知”的地位去。

——2000年7月10日《联合报》

翻译与权力

我们讨论外籍中译时，习惯上都把外语称做“源语”（source language），把自己叫做“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教授对这点有意见，所著《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宁可称之“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而且主客还不一定由语言的出入来界定。刘禾所见当然有根据，深受6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的影响。对德里达等人而言，文本不可能会有固着不变的出发点，种种现象都经交互渗透而形成。因此之故，刘禾对“源语”中的“源”字大表怀疑，宁可换个方式讲。

从1995年《跨语际实践》出版以来，刘禾的新词并未改变译界的思维，大家照样使用旧有的名词。尽管如此，我倒觉得刘禾之见依然意义重大，而且恐怕由此才能透视文本现象的内里。以我们今天常用的译词如“民主”为例，传统上总是认为是个舶自日文翻译的西洋名词，殊不知在清末民初借自日译的千余外来名词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先由前此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译出。这些译词后来虽不见重于中国，却辗转播迁到日本。当初在华的传教士所译，有些又可能因中国传统中语义有异的同名名词转化而成，“民主”便是一例。这个名词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为今天“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传统之外，实则另又

有一“共和”的观念在前导，故其今义可谓多重势力激荡或渗透下形成的结果，确实难称有其确定的“本源”。

也是因此之故，传统所谓“翻译”的活动，似乎就不是传统所以为的那么单纯。刘禾“跨语际实践”的整体观念，便是有鉴于此而转成。除了古来的翻译定见外，“跨语际实践”另又含括“改写”、“挪用”或“收编”等传统不一定会以“翻译”视之的跨语际语言行为。语词意义的转变，故而早见于主方语言的发明或创造，而所谓“翻译”遂也变成是为因应发明或创造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场域，政治性格十分明显。

刘禾的翻译之见，多数由语言和社会的互动衍发。在她之前，南亚裔的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有类似的学术取径。她的《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在关心女权与语言的关系之外，另又看到文本更为内在的一个特质，亦即语言——包括翻译语言——的形成，每亦因其本身的政治性机转使然。语言乃意义建构的凭借，而意义的产生通常是诠释的问题，故而会涉及权力的消长。翻译也是语言活动，自然难逃一般语言的习性。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斯皮瓦克终于发展出自己的翻译语言观。她是德里达《文字科学论》（*Of Grammatology*）的英译者，本人又出身南亚，时而也将当地语言译为英文，所以所见就由翻译的经验谈起。

《翻译的政治》里的经验谈，初则看似泛泛。斯皮瓦克说她翻译的时候，第一步通常是将客方语言的内涵表出，次则再就主方语言思考其精进之道。执行第二道手续之际，斯氏会因润色而对语言的内涵日有所感，说是语言都有其逻辑系统和修辞性。但是这两者间的关系基本上又矛盾互攻，因为古来修辞都